

许地山
著

许地山 散文



中 / 国 / 现 / 代 / 名 / 家 / 散 / 文 / 书 / 系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许地山散文以其特有的宗教情结，短小的形式，丰富诡奇的联想，深邃的人生哲理，精彩地表现了他散文创作的独创性。其选择题材和创作技巧别具一格，不仅开拓了新文学的描写领域，同时也丰富了新文学的创作方法。



作者介绍

许地山（1894—1941年），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本名许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1894年2月4日出生于台湾台南。1917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1922年，与梁实秋、谢冰心等到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学习。1941年8月因心脏病复发逝世。有《许地山全集》七卷行世。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书系

本辑书目

《鲁迅散文》

《沈从文散文》

《冰心散文》

《巴金散文》

《老舍散文》

《周作人散文》

《徐志摩散文》

《梁实秋散文》

《朱自清散文》

《林语堂散文》

《郁达夫散文》

《许地山散文》

《郑振铎散文》

《丰子恺散文》

出版策划：康 明

责任编辑：王大伟 荆红娟 李丹

封面设计：果子殿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书系

名家名作往往因其清新优美的文笔、情趣盎然的题材、含蓄深远的思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品读经典，就像穿越时光的隧道，与大师进行灵魂的碰触、思想的交流。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书系》在精选名家名作的同时，对每位作家的生平以及艺术风格都有简明扼要的分析介绍，使读者徜徉于书林美苑之间，在阅读中感悟人生的真谛。

上架建议：中国名家散文

ISBN 978-7-5513-0420-7



定价：22.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地山散文：鉴赏版 / 许地山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513-0420-7

I. ①许… II. ①许…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6083 号

许地山散文·鉴赏版

作 者 许地山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
封面设计 果子殿
版式设计 谭运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hyx802@163.com
tbwyzs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420-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137

前言

许地山（1893—1941），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本名许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回大陆后落籍福建龙溪。

1917年，许地山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做过周作人等几位教授的助教。

1921年1月，许地山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12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1922年，许地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1924年获硕士学位，转英国牛津大学研读宗教史学、印度学、梵文等，1926年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学位。离开英国后到印度研究印度学。

192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教授，另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兼课。

许地山是20世纪里第一位在大学开梵文课的华人教师，先前只有西方汉学家钢和泰（陈寅恪的梵文老师）在北大教过梵文，1929年5月1日与周俟松自由恋爱结婚，1931年生男周苓仲，1932年生女许燕吉。

1933年与妻到台北帝国大学做学术访问，与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教授交流，世兄吴守礼做日语翻译，再回家乡台南，会见许丙丁等文化人。

1935年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进行教育改革。从此住在香港岛半山区罗便臣道125号直到逝世。

在现代作家中，许地山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身兼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在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以及民俗学方面的研究，使得他的笔端充满宗教的智慧和哲学的趣味，以至于很多作品看起来就像寓言一样。

《空山灵雨》是许地山唯一的一本散文集，也是“现代小品文的最初成册的书”，而这个集子的名字竟然恰巧就概括了许地山的写作风格——质朴、清丽，又充满哲学和宗教的气息。

“空”与“灵”的韵味境界，是《空山灵雨》在艺术上的独特造诣。不少作品都带着若隐若现、迷离惝恍的朦胧，洒脱超逸的语言蕴含着颇费咀嚼的玄理思辨，巧妙的比喻、隐喻，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构思和某种小说化倾向，别有一番艺术魅力。

目录

落花生	1
蜜蜂和农人	1
茶麻糸	2
春的林野	3
桥边	4
头发	5
债	6
暗途	7
花香雾气中的梦	8
上景山	9
先农坛	11
忆卢沟桥	13
海角的孤星	15
海世间	17
女子的服饰	19
猫乘	21
难解决的问题	31
爱的痛苦	32
你为什么不来	33
爱就是刑罚	34
嗽将出兮东方	34
鬼赞	35
我想	36
万物之母	37
银翎的使命	38
美的牢狱	40
光的死	41
再会	41

我的童年	42
国庆日所立的愿望	46
今天	47
乡曲的狂言	49
公理战胜	50
别话	51
燕京大学校址小史	53
观音崇拜之由来	57
强奸	59
阴阳思想	61
“五七”纪念与人类	65
七七感言	66
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	67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72
中国美术家的责任	75
老鸦咀	79
论“反新式风花雪月”	80
人生论	82
礼俗与民生	84
宗教的妇女观	86
一年来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	95
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的女子观.....	100
青年节对青年讲话	103
民国一世	106
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	110
中国文字的命运	112
中国文字的将来	115
香港考古述略	118
国粹与国学	121
粤讴在文学上的地位	132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	134
补破衣的老妇人	135
疲倦的母亲	136
桃金娘	137
窥园先生诗传	142
牛津的书虫	149
一封公开的信	151
旅印家书	153
无法投递之邮件	167
无法投递之邮件（续）	176
《解放者》弁言	178
《硬汉》序	179
谈《菜根谭》	180
《萤灯》小引	180
我对于《孔雀东南飞》的提议.....	181
序《野鸽的话》	183
蔡子民先生的著述	184
《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导言.....	186
《扶箕迷信的研究》结论.....	188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	189
鉴赏	198

落花生

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我们几姊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

那晚上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么？”

我们都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姊姊说：“花生的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

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里的，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夜阑才散，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然而父亲的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

蜜蜂和农人

雨刚晴，蝶儿没有蓑衣，不敢造次出来，可是瓜棚的四围，已满唱了蜜蜂的工夫诗：

彷徨，徨徨！徨徨，彷徨！

生就是这样，徨徨，彷徨！

趁机会把蜜酿，

大家帮帮忙，

别误了好时光。

彷徨，徨徨！徨徨，彷徨！

蜂虽然这样唱，那底下坐着三四个农夫却各人担着烟管在那里闲谈。

人的寿命比蜜蜂长，不必像它们那么忙么？未必如此。不过农夫们不懂它们的歌就是了。但农夫们工作时，也会唱的。他们唱的是：

村中鸡一鸣，
阳光便上升，
太阳上升好插秧。
禾秧要水养，
各人还为踏车忙。
东家莫截西家水，
西家不借东家粮。
各人只为各人忙——
“各人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

茶藤系

我常得着男子送给我的东西，总没有当它们做宝贝看。我的朋友师松却不如此，因为她从不曾受过男子的赠与。

自鸣钟敲过四下以后，山上礼拜寺的聚会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的羊，争着要下到山坡觅食一般。那边有一个男学生跟着我们走，他的真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里拿着一枝茶藤系，且行且嗅。茶藤系本不是香花，他嗅着，不过是一种无聊举动罢了。

“松姑娘，这枝茶藤系送给你。”他在我们后面嚷着。松姑娘回头看见他满脸堆着笑容递着那花，就速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说：“多谢，多谢。”宗之只笑着点点头，随即从西边的山径转回家去。

“他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想他有什么意思，他就有什么意思。”我这样回答她。走不多远，我们也分途各自家去了。

她自下午到晚上摆弄那枝茶藤系。那花像有极大的魔力，不让她撒手一样。她要放下时，总觉得花儿对她说：“为什么离开我？我不是从宗之手里递给你，交你照管的吗？”

呀，宗之的眼、鼻、口、齿、手、足、动作，没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跃着，没有一件不在她眼前的花枝显现出来！她心里说：“你这美男子，为甚缘故送给我这花儿？”她又想起那天经坛上的讲章，就自己回答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而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

这是她爱茶蘼系花，还是宗之爱她呢？我也说不清，只记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坐在榕树根谈话的时候，他家的人跑来对他说：“松姑娘吃了一朵什么花，说是你给她的。现在病了。她家的人要去找你去问话咧。”

他吓了一跳，也摸不着头脑，只说：“我哪时节给她东西吃？这真是！……”

我说：“你细想一想。”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才提醒他说：“你前个月在斜道上不是给了她一朵茶蘼系吗？”

“对呀，可不是给了她一朵茶蘼系！可是我哪里教她吃了呢？”

“为什么你单给她，不给别人？”我这样问他。

他很直截地说：“我并没有什么意思，不过随手摘下，随手送给别人就是了。我平素送了许多东西给人，也没有什么事；怎么一朵小小的茶蘼系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还坐在那里沉吟，我便催促他说：“你还能在这里坐着么？不管她是误会，你是有意，你既然给了她，现在就得去看一看她才是。”

“我哪有什么意思？”

我说：“你且去看看吧。蚌蛤何尝立志要生珠子呢？也不过是外间的沙粒偶然渗入它的壳里，它就不得不用尽工夫分泌些黏液把那小沙裹起来罢了。你虽无心，可是你的花一到她手里，管保她不因花而爱起你来吗？你敢保她不把那花当作你所赐给爱的标识，就纳入她的怀中，用心里无限的情思把它围绕得非常严密吗？也许她本无心，但因你那美意的沙无意中掉在她爱的贝壳里，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踌躇了，且去看看吧。”

宗之这才站起来，皱一皱他那双冷峻的眉头，跟着来人从林菁的深处走出去了。

春的林野

春光在万山环抱里，更是泄漏得迟。那里的桃花还是开着，漫游的薄云从这峰飞过那峰，有时稍停一会儿，为的是挡住太阳，教地面的花草在它的荫下避避光焰的威吓。

岩下的荫处和山谷的旁边长满了薇蕨和其他凤尾草。红、黄、蓝、紫的小草花点缀在绿茵上头。

天中的云雀，林中的金莺，都鼓起它们的舌簧。轻风把它们的声音挤成一片，分送给山中各样有耳无耳的生物。桃花听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几点粉泪，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听得大醉，也和着声音的节拍一会儿倒，一会儿起，没有镇定的时候。

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里捡桃花的落瓣哪。他们捡着，清儿忽嚷起来，道：“嘎，邕邕来了！”众孩子住了手，都向桃林的尽头盼望。果然邕邕也在那里摘草花。

清儿道：“我们今天可要试试阿桐的本领了。若是他能办得到，我们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璎珞围在他身上，封他为大哥如何？”

众人都答应了。

阿桐走到邕邕面前，道：“我们正等着你来呢。”

阿桐的左手盘在邕邕的脖子上，一面走一面说：“今天他们要替你办嫁妆，教你做我的妻子。你能做我的妻子么？”

邕邕狠视了阿桐一下，回头用手推开他，不许他的手再搭在自己脖子上。孩子们都笑得支持不住了。

众孩子嚷道：“我们见过邕邕用手推人了！阿桐赢了！”

邕邕从来不会拒绝人，阿桐怎能知道一说那话，就能使她动手呢？是春光的荡漾，把他这种心思泛出来呢？或者，天地之心就是这样呢？

你且看：漫游的薄云还是从这峰飞过那峰。

你且听：云雀和金莺的歌声还布满了空中和林中。在这万山环抱的桃林中，除那班爱闹的孩子以外，万物把春光领略得心眼都迷蒙了。

桥边

我们住的地方就在桃溪溪畔。夹岸遍是桃林，桃实、桃叶映入水中，更显出溪边的静谧。真想不出仓皇出走的人还能享受这明媚的景色！我们日日在林下游玩。有时踱过溪桥，到朋友的蔗园里找新生的甘蔗吃。

这一天，我们又要到蔗园去，刚踱过桥，便见阿芳——蔗园的小主人——很忧郁地坐在桥下。

“阿芳哥，起来领我们到你园里去。”他举起头来，望了我们一眼，也没有说什么。

我哥哥说：“阿芳，你不是说你一到水边就把一切的烦闷都洗掉了吗？你不是说你是水边的蜻蜓么？你看歇在水荇花上那只蜻蜓比你怎样？”

“不错。然而今天就是我第一次的忧闷。”

我们都下到岸边，围绕住他，要打听这回事。他说：“方才红儿掉在水里了！”红儿是他的腹婚妻，天天都和他在一块儿玩的。我们听了他这话，都惊讶得很。哥哥说：“那么，你还在这里闷坐着吗？还不赶紧去叫人来？”

“我一回去，我妈心里的忧郁怕也要一颗一颗地结出来，像桃实一样了。我宁可独自在此忧伤，不忍使我妈妈知道。”

我的哥哥不等说完，一股气就跑到红儿家里。这里阿芳还在皱着眉头，我也眼巴巴地望着他，一声也不响。

“谁掉在水里啦？”

我一听，是红儿的声音，速回头一望，果然哥哥携着红儿来了！她笑咪咪地走到芳哥跟前，芳哥很惊讶地望着她。很久，他才出声说：“你的话不灵了么？方才我贪着要到水边看看我的影儿，把它搁在树上，不留神轻风一摇，把它摇落水里。它随着流水往下流去；我回头要抱它，它已不在了。”

红儿才知道掉在水里的是她所赠与小团。她曾对阿芳说那小团也叫红儿，若是把它丢了，便是丢了她。所以芳哥这么谨慎看护着。

芳哥实在以红儿所说的话是干真万确的，看今天的光景，可就教他怀疑了。他说：“哦，你的话也是不准的！我这时才知道丢了你的东西不算丢了你，真把你丢了才算。”

我哥哥对红儿说：“无意的话倒能教人深信：芳哥对你的信念，头一次就在无意中给你打破了。”

红儿也不着急，只优游地说：“信念算什么？要真相知才有用哪。……也好，我借着这个就知道他了。我们还是到蔗园去吧。”

我们一同到蔗园去，芳哥方才的忧郁也和糖汁一同吞下去了。

头发

这村里的大道今天忽然点缀了许多好看的树叶，一直达到村外的麻栗林边。村里的人，男男女女都穿得很整齐，像举行什么大节期一样，但六月间没有重要的节期，婚礼也用不着这么张罗，到底是为甚事？

那边的男子们都唱着他们的歌，女子也都和着。我只静静地站在一边看。

一队兵押着一个壮年的比丘从大道那头近前，村里的人见他来了，歌唱得更大声。妇人们都把头发披下来，争着跪在道旁，把头发铺在道中。从远处一望，真像整匹的黑缎摊在那里。那位比丘从容地从众女人的头发上走过。后面的男子们都嚷着：“可赞美的孔雀旗呀！”

他们这一嚷就把我提醒了。这不是提倡自治的孟法师入狱的日子吗？我心里这样猜，等到他离村里的大道远了，才转过篱笆的西边。刚一拐弯，便遇着一个少女摩着自己的头发，很懊恼地站在那里。我问她说：“小姑娘，你站在此地，为你们的大师伤心么？”

“固然。但是我还咒诅我的头发为什么偏生短了，不能摊在地上，教大师脚下的尘土留下些在上头。你说今日村里的众女子，哪一个不比我荣幸呢？”

“这有什么荣幸？若你有心恭敬你的国土和你的大师就够了。”

“喂！光藏在心里的恭敬是不够的。”

“那么，等他出狱的时候，你的头发就够长了。”

女孩子听了，非常喜欢，至于跳起来说：“得先生这一祝福，我的头发在那时定能比别人长些。多谢了！”

她跳着从篱笆对面的流连子园去了。我从西边一直走，到那麻栗林边。那里的土很湿，大师的脚印和兵士的鞋印在上头印得很分明。

债

他一向就住在妻子家里，因为他除妻子以外，没有别的亲戚。妻家的人爱他的聪明，也怜他的伶俐，所以万事都尊重他。

他的妻子早已去世，膝下又没有子女。他的生活就是念书、写字，有时还弹弹七弦。他决不是一个书呆子，因为他常要在书内求理解，不像书呆子只求多念。

妻子的家里有很大的花园供他游玩；有许多奴仆听他使令。但他从没有特意到园里游玩；也没有呼唤过一个仆人。

在一个阴郁的天气里，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舒服的。岳母叫他到屋里闲谈，不晓得为什么缘故就劝起他来。岳母说：“我觉得自从伢儿去世以后，你就比前格外客气。我劝你毋须如此，因为外人不知道都要怪我。看你穿成这样，还不如家里的仆人，若有生人来到，叫我怎样过得去？倘或有人欺负你，说你这长那短，尽可以告诉我，我责罚他给你看。”

“我哪里懂得客气！不过我只觉得我欠的债太多，不好意思多要什么。”

“什么债？有人问你算账么？唉，你太过见外了！我看你和自己的侄子一样。你短了什么，尽管问管家的要去；若有人敢说闲话，我定不饶他。”

“我所欠的是一切的债。我看见许多贫乏人、愁苦人，就如该了他们无数的债一般。我有好的衣食，总想先偿还他们。世间若有一个吃不饱足，穿不暖和，住不舒服，我也不敢公然独享这具足的生活。”

“你说得太玄了！”她说过这话，停了半晌才接着点头说，“很好，这才是读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然而你要什么时候才还得清呢？你有清还的计划没有？”

“唔……唔……”他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所以不能回答。

“好孩子，这样的债，自来就没有人能还得清，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你还是做一个小小的债主吧。说到具足生活，也是没有涯岸的。我们今日所谓具足，焉知不是明日的缺陷？你多念一点书就知道生命即是缺陷的苗圃，是烦恼的秧田；若要补修缺陷，拔除烦恼，除弃绝生命外，没有别条道路。然而，我们哪能办得到？个个人都那么怕死！你不要作这种非想，还是顺着境遇做人去吧。”

“时间……计划……做人……”这几个字从岳母口里发出，他的耳鼓就如受了极猛烈的椎击。他想来想去，已想昏了。他为解决这事，好几天没有出来。

那天早晨，女佣端粥到他房里，没见他，心中非常疑惑。因为早晨，他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海边呢，他是不轻易到的。花园呢，他更不愿意在早晨去。因为丫头们都在那个时候到园里争摘好花去献给她们几位姑娘。他最怕见的是人家毁坏现成的东西。

女佣四周一望，蓦地看见一封信被留针刺在门上，她忙取下来，给别人一看，原来是给老夫人的。

她把信拆开，递给老夫人。上面写着：

亲爱的岳母：

你问我的话，教我实在想不出如何回答。而且，因你这一问，使我越发觉得我所负的债更重。我想做人若不能还债，就得避债，决不能教债主把他揪住，使他受苦。若论还债，依我的力量、才能，是不济事的。我得出去找几个帮忙的人。如果不能找着，再想法子。现在我去，多谢你栽培我这么些年。我的前途，望你记念；我的往事，愿你忘却。我也要时时祝你平安。

婿容融留字

老夫人念完这信，就非常愁闷。以后，每想起她的女婿，便好几天不高兴。但不高兴尽管不高兴，女婿至终没有回来。

暗途

“我的朋友，且等一等，待我为你点着灯，才走。”

吾威听见他的朋友这样说，便笑道：“哈哈，均哥，你以为我是女人么？女人在夜间走路才要用火；男子，又何必呢？不用张罗，我空手回去吧，——省得以后还要给你送灯回来。”

吾威的村庄和均哥所住的地方隔着几重山，路途崎岖得很厉害。若是夜间要走那条路，无论是谁，都得带灯。所以均哥一定不让他暗中摸索回去。

均哥说：“你还是带灯好。这样的天气，又没有一点月影，在山中，难保没有危险。”

吾威说：“若想起危险，我就回不去了。……”

“那么，你今晚上就住在我这里，如何？”

“不，我总得回去，因为我的父亲和妻子都在那边等着我呢。”

“你这个人，太过执拗了。没有灯，怎么去呢？”均哥一面说，一面把点着的灯切切地递给他。他仍是坚持不受。

他说：“若是你定要叫我带着灯走，那教我更不敢走。”

“怎么办呢？”

“满山都没有光，若是我提着灯走，也不过是照得三两步远；且要累得满山的昆虫都不安。若凑巧遇见长蛇也冲着火光走来，可又怎么办呢？再说，这一点的光可以把那照不着的地方越显得危险，越能使我害怕。在半途中，灯一熄灭，那就更不好办了。不如我空着手走，初时虽觉得有些妨碍，不多一会儿，什么都可以在幽暗中辨别一点。”

他说完，就出门。均哥还把灯提在手里，眼看着他向密林中那条小路穿进去，才摇摇头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

吾威在暗途中走着，耳边虽常听见飞虫、野兽的声音，然而他一点害怕也没有。在蔓草中，时常飞些萤火虫出来，光虽不大，可也够了。他自己说：“这是均哥想不到，也是他所不能为我点的灯。”

那晚上他没有跌倒，也没有遇见毒虫野兽，安然地到他家里。

花香雾气中的梦

在覆茅涂泥的山居里，那阻不住的花香和雾气从疏帘窜进来，直扑到一对梦人身上。妻子把丈夫摇醒，说：“快起来吧，我们的被褥快湿透了。怪不得我总觉得冷，原来太阳被囚在浓雾的监狱里不能出来。”

那梦中的男子，心里自有他的温暖，身外的冷与不冷他毫不介意。他没有睁开眼睛便说：“噯呀，好香！许是你桌上的素馨露洒了吧？”

“哪里？你还在梦中哪。你且睁眼看帘外的光景。”

他果然揉了揉眼睛，拥着被坐起来，对妻子说：“怪不得我净梦见一群女子在微雨中游戏。若是你不叫醒我，我还要往下梦哪。”